抗戰日報

第三八八號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營業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八角每月六元五角

蘇軍收復卡爾科夫

最後消息：據新華社延安廿三日電，烏克蘭第二首府卡爾科夫，已於八月廿三日，在激烈戰鬥後，被蘇軍攻佔。除隨報發有號外外，詳情見下期本報。

本報啟事

今日本報附有呂振羽同志所著「國共兩黨與中國之命運」單行本一冊，不另取費，如未收到，請向送報者索取。

深刻注意國民黨動向！

敵積極進行誘降

延安觀察家指出此乃對外抗戰不力對內實行獨裁的結果

【新華社延安廿一日電】據同盟社十九日東京電，敵陸軍報導部部長谷萩再次發表國際時狀談話稱：「英美完全不承認重慶在過去戰爭中的努力」，「重慶徹底奮鬥，結果無物可得」，「重慶人士應重新認識今天的實際情形，無論任何時候，不要再受英美欺騙，切勿一錯再錯，應覺悟到目前是在英美的控制之下，只有現在才是正式參加解放大東亞戰爭的時候」。又據同盟社同日南京電稱：敵大東亞相青木於十九日飛到南京，對「日華記者團發表對推進對華新政策之所見」。延安觀察家認為日寇誘降活動已進入更積極化之階段，國民黨的動向更值得注意。延安觀察家指出日寇誘降陰謀的猖獗乃由於國民黨對外抗戰不力，對內實行獨裁的結果，尤其是今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發動大規模內戰，日寇認為有機可乘，誘降策動日益積極。中國人民與蘇英美盟邦見此危機，不得不大聲疾呼，指責國民黨的錯誤，準備嚴厲，願實引起覺悟，有所改正。乃國民黨決無改弦更張之意，反而枯燥不發，對人民的正義呼聲則充耳不聞，尚然如故，對盟邦的諍言則面紅耳赤，加以「駁斥」，但對八月一日敵酋谷萩的誘降談話，至今半月有餘，反而絕無一句駁斥之辭。這種情形，就使日寇揚揚得意，企圖進一步實行誘降，故又發表了前日的誘降談話。敵寇所以敢於挑撥我國與英美盟邦的團結，說然是因為他們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對盟邦諍言自高自大，不肯認錯，反而反相詆毀，因而就企圖利用國民黨反動派的這一致命弱點，作誘降的政治資本。延安觀察家認為不論時局如何變化，中國人民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誰要投降，誰就準備自己到墳墓中去。但是目前時局的出路，仍在國民黨當局臨崖勒馬，改正其錯誤態度，接受全國人民與盟邦人士的要求，立即駁斥日寇誘降言論，斬斷與敵偽的秘密聯系，放棄發動內戰的打算，移包圍邊區的數十萬大軍於抗日，取消與共特務機關，討伐叛國將領，公佈與開先，以此為起點，逐步實現中國共產黨中央抗戰六週年紀念宣言中所提出的「加強作戰、加強團結、改善政治」「發展生產」等項設施，則目前發生的抗戰危機，還可以度過下去。假如他們仍要整個繼續照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對的錯誤方針措施，仍舊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仍舊堅持其封建獨裁與軍閥行為，仍舊與敵寇勾勾搭搭，仍舊繼續準務製造內戰，那末日寇的誘降陰謀，不但不會停止，必然愈逼愈緊，中國抗戰的危機不但不會減輕，勢將愈陷愈深，而國民黨的政治生命也將不可挽救。我們希望全國人民深刻注意。

重慶當局倒行逆施

盟國輿論猛烈抨擊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國民黨反動派之消極抗戰及專制獨裁政策，引起全世界非常不論民主國家或法西斯國家之重視注目。同盟國家之輿論，最近以來，猛烈抨擊重慶當局之倒行逆施，舉紐約的最大日報──紐約時報及紐約論壇報，均撰長篇評論，批評中國當局之抗戰不力及發動內戰陰謀。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鮑爾溫於七月二十五日發表論文，猛烈抨擊中國當局對抗戰不力。鮑氏於擁有八千萬讀者之美國「讀者文摘」上，指出「過去二年內，日軍沒有消耗多大兵力，即佔領了很大地方，雖然受到重慶軍隊之反攻，但均被擊退，為了明瞭真實的軍事真相，專看重慶的公報是很困難的，蓋重慶的公報常常一半是假的，並且根本沒有戰鬥的戰報，或將游擊隊的戰鬥大肆宣傳。」紐約時報又揭載克萊頓·拉西所著之「中國民主麼」一文內稱：「中國尚沒有民主的政治機構，例如憲法、代議制政府、國會、普選權、多政黨政府。」拉氏謂：「蔣介石是戰時的獨裁者，同時在國民黨中，半法西斯集團至少有兩派」，而遠東問題權威學者畢生民在太平洋只列上，更明確指出「現在中國存兩個中心：一個封建中心在重慶，一個民主中心在延安。」在蘇聯方面，中國問題專家名羅果夫，塔斯社副社長，著「中國內戰底可能性」一文，指出：「中國之失敗主義者，準備投降與企圖發動內戰的陰謀，即發動內戰。」這篇文章同時發表於美國三大日報──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及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與此相反，敵寇同盟社最近卻對國民黨之消極抗戰政策及「中國之命運」一書大加讚揚，日寇外交雜誌「世界週報」於八月號上說：「蔣政策實施後，重慶放棄「抗戰」向「親敵」轉移的趨勢，這可以看做是重慶的一個深刻反省。」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文，同盟社屢次加以好評，稱之為「名著」，認為其「發洩對於英美的侵略政策之憤恨」並認為「其論述方向是沒有錯的」，「它只是重覆了已為帝國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東亞新秩序主張，抄襲汪精衛之和平救國論」。對重慶方面對於此種來自民主陣營的諍言與敵方的恭維，其反應亦極其注目。國民黨當局竟惱羞成怒，大肆咆哮，董顯光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大罵於前，下令所屬報紙圍攻擊之於後，而對日寇之誘降，竟無一字答覆。似欣欣然有喜色者。甚至日寇谷萩報道部長之公開誘降聲明，半月以來，重慶竟無一字駁斥。延安有資格人士據此，論斷重慶當局之對內對外政策決無改弦更張之意，反之，對日抗戰將愈趨消極，對內高壓將愈來愈兇，對同盟國將更離心離德，而重慶與東京間之關係將日趨微妙。此種趨勢，誠應為我全國人民及盟邦人士所繼續密切注意云。

美今年下水商船 達千餘艘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華盛頓訊：美國又有商船七艘下水，今年下水船總數已達一千〇六十艘。

請看重慶羅馬

七月二十五日意大利的事變，對於意大利和全世界都是一個歷史的事變，對於中國國民黨也是一個歷史的事變。按國民黨的世界觀，本來「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國都得學墨索里尼的樣──不管國家存在着多少不同的階級，都只允許有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是意大利還沒有來得及投降，「一個領袖」就「辭職」而不知下落了，「一個主義」就由唯一合法變為唯一非法了，「一個黨」就被下散，被揭發，甚至還在被解散的前兩天，其地位就被要求自由的人民、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民族黨、行動黨等等「異黨」所代替了。這些「異黨」帶滿了參與「軍權政權」，而墨索里尼的「便衣決幹份子」，意大利人民的「服從領袖」與「力行哲學」，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個人絕對服從所謂國家，階級絕對服從所謂民族，成千成萬加入法西斯黨之義務，青年都有加入法西斯青年團之義務，沒有了法西斯帝就沒有了意大利的宣傳之深入人心，埃夫「處理異黨」的特務政策之二十一年如一日的野蠻慘酷，又在在被中國的徒子徒孫羨慕不已，稱道不已──但是意大利竟沒有復興或復活，直到推翻了法西斯以後，人們才高呼意大利復活了，意大利的天下也沒有定於一，卻是亂於一，而且幾乎已亡於一了，「一個黨」，「一個領袖」被證明為一個步驟、一個笑話、一個醜劇。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中國追隨者，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悲喜劇，應該何等地深思猛省！全中國的人民，又在何等熱望着國民黨的深思猛省！

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五日還在歡呼墨索里尼偉大的國民黨宣傳機關，接到這天晚上的歐洲電訊，忽然不做聲了。簡直就像世界上根本不曾有過意大利這隻皮靴，墨索里尼這個胖子，法西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搭台演唱這一段。遲遲復遲遲，中央社自己也覺得太難為情了，才出來代表官方講了幾句話，而且還羅羅索索地把共產國際的解散扯在一起。各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的發展，只是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沒有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存在，但是意大利法西斯黨（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法西斯黨）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卻都影響了一切國家的法西斯黨的存在。國民黨雖然也是受了嚴重的影響，因此，不管中央社在它的論文裏丟了都掩蓋了一條陰謀的尾巴，不管它還講了一堆胡話，說什麼「法西斯的人民」，「法西斯主義者覺自己的國家，還是合理的」等等，想把加爾法西斯的愛國人民說成不是人民、不是愛國者，不管這些，它總算還是表現了一個可欽佩的進步。這個進步，就是：它居然放棄了老套，離了經調，打破國民黨宣傳十六年來的老調，第一次說出了一個最簡單的真理：「法西斯主義、以及獨裁領袖優秀於其全國的人民，並以他們的民族優秀於世界各國……法西斯黨徒可以在國內無法無天……所以實在是一種非人的學說，很多年來，法西斯主義的勢焰薰天，世人類有為其迷惑者，今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倒了……對於世道人心，也是極有裨益的。……那麼希特勒的黑衫黨徒，如今不知下落，可見歷史先生是嚴明的，而由此推論，納粹和日寇的末日，也都不遠了。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決。」

說得妙！完全正確！只是可惜進了一步，退了兩步。中央社完全沒有自我批評，它對於法西斯的批評完全不曾聯繫自己的實際，所以就成了完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或完全不正確的東西。中央社的批評，也和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裏所謂「是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這個尾巴又夾得完全無的放矢），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樣，漂亮的詞句只是為着掩蓋骯髒的事實，掩蓋自己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家和實行家的鐵的事實。但是「歷史先生是最嚴明的」，「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決」，這就是說，歷史的賬，無論什麼會混賬的也混不過去。既然國民黨當局不願坦白地痛責自己的行為，以為迷途知返之計，而且故作鎮靜，好像自己歷來就是反法西斯的先知先覺，那麼，我們就依中央社的話，請這嚴明的歷史先生出來評論一番，你們說合理不合理呢？

（下接第四版）

秋季民兵戰鬥大競賽
六分區首起響應
建立正規制度創造靈活戰術
半年來民兵戰績卓著

（本報六分區訊）分區武委會主任對記者談：半年來六分區民兵活動，正從漸次渡到高級的活動階段，最近晉西北武委會關於加强民兵鬥爭、發動秋季戰鬥大競賽、保衛秋收的指示，六分區將堅決領導組織各縣進行，根據所定條件與其他分區比賽並相信有充分的把握。因六分區民兵對敵鬥爭情緒素高，今後定會有進一步的開展云。

（本報六分區訊）六分區民兵半年來積極活動的結果，已收到極大的成績。共進行戰鬥二百六十次，約超過敵人活動的一倍，其中單獨活動占一五二次，創造了許多新戰術，如麻雀戰、石頭戰、土蔽地雷戰等。某村民兵會兩天打了三個勝仗，六月七日某處戰鬥中，週圍民兵五路包圍敵人，給與敵人很大損失，證明民兵已成爲不可輕視的力量；其他活動如做淸奸及緝私工作，均有顯著成績。民兵的勝利活動，大大提高了羣衆對敵鬥爭的信心，某縣在民兵與羣衆的合力奮鬥下，使對敵維持之僞自然村政權大部垮台，未垮台之僞政權的活動圈，亦被縮小至在里以內。這些成績的得來，一方面是由於民兵的英勇戰鬥，及羣衆對民兵的擁護；另一方面是由於領導的正確，靈活與能及時幫助民兵解決各種困難。全分區民兵在半年中犧牲者共六人，受傷者七名；某縣民兵楊樹元，被敵俘去，雖在水火中泡燒三次，亦頭强不屈，一逃出來，立刻又積極活動，諸如此類可歌可泣的事蹟甚多。因爲他們打擊了敵人搶糧搶物資的企圖，保護羣衆安心生產、安全轉移，故羣衆對他們非常親密，給他們買子彈、買槍油、縫子彈袋，有好東西總要請他們吃。在領導方面，曾建立了民兵供給制度、民兵紀律、民兵政治工作等，使民兵組織健全鞏固；並發動互濟和貸糧貸款，解決了民兵家屬的困難，寧武一縣即貸糧五十大石、民款一萬餘元、五寨八石□斗糧食，這使得民兵可無家室之憂，而勇往直前的進行戰鬥及其他活動。

模範民兵組長蘇記富
一次斃傷五個敵人

民兵楊二奎被譽爲「地槍能手」

（交城訊）模範民兵組長蘇記富，殺敵英勇，曾續卓著，屢獲政府獎勵。當敵人在芝蘭寨下據點時，他即帶領民兵沿西沿川一帶活動，打擊敵人、破壞敵交通線。六月敵人又在青沿村築據點，他曾起號召全村民兵：「這是咱們動的時候了！」領導民兵積極進行對敵戰鬥，一月以內，參加戰鬥十餘次，每次都獲得輝煌戰績，縣武委會特獎他七九步槍一支，毛巾和其他物品甚多。此後蘇記富更形積極，七月十七日晚，他和區大隊長帶領兩個民兵，到敵據點附近活動，他先把兩個民兵佈置在山頭瞭望，自己和大隊長親自到半山偵察，剛走到山，即與敵人遭遇，他和大隊長當即閃避，但時候一個敵人逞來，一把將他的槍抓住，他一面用大傘槍，一面將子彈推上膛，拔動槍機，子彈從敵人嚴裏穿過，該敵隨倒地斃命，他想乘機抓連轉移，但另一敵人逞來，又將他的槍抓住，雙方猛力奪拉，蘇記富因急智生，伸手將兵邊地槍抽出，照敵人頭猛力一擊，敵應聲倒地，他急脫身逃跑，後又有敵人逞來，他抓緊掩蔽，用手榴彈向敵人投擲，炸傷敵人三名，□□敵人見勢□□□□□□已經到面前，估計有利地形，端起七九步槍，射擊敵人。敵人未敢上前，胡亂掃射了一陣，失敗而回。

第二天消息傳出後，全村羣衆及各村民兵，紛紛前來慰觀他的勝利，他興奮的告訴老鄉和民兵說：「鬼子沒有什麼可怕，今後我還要更多打死一些日本小丁八」並號召大家一齊努力幹。羣衆莫不交口稱揚，並搶先給他代耕土地，民兵們學得：今後要像記富那樣頑强！縣武委會已號召各區幹部與民兵，向蘇記富同志學習。

（交西訊）民兵楊二奎對使用地槍殺傷敵人極爲熟練，已被譽爲「地槍能手」。他善於識別地槍的差別，並熟悉地槍效能：如能容納多少藥，能吹動多少砂子，能打多遠等。埋藏地槍方法尤爲高明，一次，敵人進擾村，他和三個民兵將地槍埋在村頭，等了一天鬼子沒有來，太陽快落山，敵人在附近與我軍展開激戰，他趕緊又將地槍刨出來，迅速過去埋，同時又埋了許多假的以迷惑敵人，結果有兩個鬼子被打倒在地上。他任務完成後便勝利轉移，現在他正跟防軍隊同敵人戰鬥着。

興縣退伍軍人
積極參加民兵

（興縣訊）退伍軍人回歸參加民兵，並在其中起積極領導作用。××口六個退伍軍人，一齊參加了民兵，自動提出幫助當地民兵的軍事教育與除奸教育。退伍軍人王佑德過去當過排長，退伍下來自動參加民兵，並已成爲全區的模範中隊長。×溝亦有退伍軍人七人自動參加民兵。因退伍軍人的踴躍參加，興縣民兵質量已更加提高。

特務份子騷擾神府邊境
各村人民武裝自衛

（神府訊）二區邊境反動特務份子與羅邦奉領團兵四十餘人，經常向境到我地區進擾。七月二十八日到六鄉賀家堡襲擊我民哨，二十九、三十兩天到胡家堡，青楊嶺，三十一日到賀家堡，八月二日又到白家峁一帶村莊，到處打槍，威脅民衆，擾害生產，白家峁鋤草民衆被追逐跌傷男女五人，打傷耕牛一條，搶走衣服食糧，糟蹋田禾頗多。該軍並時常包圍我方村莊，脅迫民衆開會，進行欺騙宣傳，誣蔑生事，挑撥離間挑起內戰。邊境各村人民，除懇告政府駐軍請求防止外，現均一致奮起，拿起鋤頭鐮刀，一面警戒，一面生產。大家一致表示：土地不能荒蕪，神府不能被侵犯，誓死保衛田禾，保衛邊區。

特務份子唆使友軍某部
殺害根據地人民

（本報訊）自國民黨反動派調集軍隊陰謀進攻邊區以來，河西友軍某部亦受特務份子唆使，時常向我河曲保德沿河地區□槍射擊，搗亂地方治安。上月十日河曲石梯村一農民在地裏耕種，被河西射軍槍斃；二十日我闢名巡河緝私民兵，又被特務份子暗害，沿河各大村莊時常發現特務份子捉謠。此事使我軍民痛憤異常，頃已加緊戒備。並望友軍當局從速制止，勿中特務份子挑撥奸計。

河保訓練民兵

（本報保德訊）各區民兵訓練班第一期，先後於本月中訓練完，成績均良好。如二區訓練班的民兵，在準備痛擊反動派的鼓舞下學習均甚積極，在幾天之內，他們對戰鬥偵察與放哨、情報、夜間崗哨、利用地形、民兵戰法等已能純熟自如；特別是五次的實彈演習，給民兵們以最大的教育，他們在平時討論中發言較差，但在檢討演習時卻莫不熱烈爭論，證明只有在實際中才能更好的教育民兵。訓練完畢後，很多民兵不願離開，想延長時間再多訓練幾天，百分之八十的民兵，均要求到□餘里外去收割敵人的糧食，情緒之高，可見一斑。

（河曲訊）爲加强民兵工作，各區舉辦民兵幹部訓練班，全縣民兵幹部分兩期訓練完，第一期於本月十日開課，教課方式採取「邊講邊做」，「講甚做甚」的辦法，獲得效果很好。

保德三次鋤草將完
貧戶開始開伏荒

（本報保德訊）因政府歷次及時貸款貸糧，兼以今年雨水適時，禾苗旺盛，此間羣衆鋤草情緒甚爲高漲。田中工作兩頭摸黑，午飯的時間都延一兩個鐘頭，成爲普遍現象。如一區一般羣衆，去年鋤二次者僅佔一半，鋤一次者約爲十分之四，其餘十分之一即任其荒蕪，但今年大部均已鋤了兩次，呼家莊、王家莊一帶鋤三次者約佔十分之二，目前正紛紛鋤第三次。一區沿河一帶，人稠地少地區，鋤草三四次者更爲普遍，城西南各村都有鋤五次者。現鋤草已至最後階段，沿河一帶本月中旬即可全部鋤完，山地於本月下旬亦可全部結束。

（本報保德訊）榮家溝一帶，夏鋤已大部完畢，貧苦羣衆已開始「開伏荒」，以擴大明年的生產。抗聯爲鼓勵開荒情緒及解決其食糧困難，已將清理出之義倉糧十一石全部發放給無糧之羣衆，去年曾開伏荒七八畝之貧農趙二后子，趙海生子等七人，共借到兩石左右的義倉谷。現抗聯正抓緊發動義倉糧的機會，組織開荒互助小組，大量開闢伏荒。

保德城關市
抗屬集會反對內戰
會後發表告出征戰士書

（保德訊）保德城關市八路軍中央軍抗屬六十餘戶，假市公所舉行反對內戰座談會。對反動派製造內戰的憤懣空氣洋溢會場 戰士郝錢鎖五十四歲的老母首先發言，咬牙切齒的傾訴着滿腔不平的情緒：「搗亂份子總說八路軍不打仗，這是放屁！前幾天五寨城幾十個日本鬼子還不是八路軍打死的嗎？」「八路軍是實幹咧！××軍是投降咧！反動份子搗亂咧！」抗屬們紛紛責罵反動派的無恥，戰士王年□的五十五歲的老母說：家裏就住着八路軍：「八路軍待人和氣，不拿老百姓一點東西，怕老百姓負擔，自己開生產，對抗屬就代耕土地，這樣優待來。政府是好政府，軍隊是好軍隊，這幾年來，擁護十幾排了那些搗亂的土匪，毛主席共產黨治理的實在好」。戰士郭在生的父親郭成義盛讚根據地的新政治：「共產黨實行民主好，人多智大，大家齊見大家辦，爲什麼要打呢？大後方抗屬沒人管，樹葉樹皮餓死吃光了，比起來，邊區好多了，爲什麼要取消了」最後他大聲說：「誰來打我們，我們就打誰！」對他自己，他自願雖不能拿快槍快刀，但可以給八路軍送水送飯。他已給他在八路軍中的兒子了信，叫他努力打日本和那些眼敢挑動內戰的反動派。座談會上六十餘位抗屬都慷慨發言，最後大家聯名發表了一封告保德出征戰士書。

（又訊）保德城關市八路軍、中央軍全體抗屬，在「告出征戰士書」中，痛切申述父母妻子叫自己的子弟丈夫出征，是爲的打日本，國民黨反動派不打日本而要打內戰，一定要堅決反對。書中詳述晉西北家鄉因共產黨、八路軍、新軍擋住敵人，堅壁生產，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所有抗屬有政府優抗代耕，生活都有保障，不像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大後方，嘉得滿人十元錢一斤賣掉自己的兒女。比如東關崔四老命吧，當兵走後，家裏剩下媳婦一人，但沒受一點困難，今年單她家就代耕了九畝地，優待糧三十斗，穀子十四斤，牛草工八個，人工二個，另有小米二十五斤，而且政府軍隊，親友鄰居都很替照顧心的，八路軍幫助無微不至，連飯也不吃。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功勞，國民黨反動派要打內戰，反對共產黨，「這簡直是要打斷你們媽媽爸爸媳婦孩子的命根呀！」兩宋再三叮嚀出征軍人：「當八路軍要好生跟着毛主席，保衛共產黨保衛邊區，當中央軍的要勸阻自己長官別打內戰，誰要打內戰就先把他打倒，或者寧可明天放槍，臨陣脫逃，也絕不能打八路軍」。全文長二千餘字。署名張禪仲、王國棟、王關氏、劉徐氏等六十八人。

保德各地
夏季減租完成

（本報保德訊）本縣各地夏季減租工作，業於七月底先後進行完畢。二區有兩個村子的租約，大半爲今年新訂立的，其中多爲夥種形式；不投資者按對半分居多，投資一部者即以六、三七分法不等。減租均在地佃雙方會議上解決，地主已分得超額部份，均照數退還佃戶。部分地主曾想獨佔夏田和秋禾，後經決定秋田仍一律由佃戶耕種，秋收後依新租率分配產量（夏季減租中，除特別約定者外，一般均訂立新租約，以二至四年爲期），並按行署規定之原則，確定減租的租率，不投資之夥種一般爲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部份投資者，租率爲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夏季攻勢一個半月中 蘇軍殲傷德寇百萬

德方稱蘇軍沿千哩長全綫進攻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廿一日蘇聯情報局特別公報宣佈，夏季攻勢中，從七月五日到八月廿日，蘇軍在蘇德戰場全綫擊毀敵機四千六百架，坦克六千四百輛，大砲三千八百門，軍車二萬餘輛，敵人共陣亡官兵已有三十多萬名，根據德國法西斯軍隊受傷數目兩倍或兩倍半於陣亡數目，估計敵傷亡官兵約一百萬名。同一時期，蘇軍繳獲坦克八五七輛、大砲一二七四門、機槍二四二九挺，軍車四二三〇輛，俘敵一萬五千六百名。

另息：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卡爾科夫方面蘇軍繼續攻勢，擊退敵人反攻，每天平均前進四到六公里，佔領居民點二十餘處。布列安斯克和斯伯斯德緬斯克西南，蘇軍繼續進攻以改善陣地。在頓巴斯沃洛希洛夫格勒西南，蘇軍勝利與德寇進行地方性戰鬥。二十一、二十二兩日，蘇軍毀德寇坦克四〇六輛、飛機一三九架。

據德國通訊社稱：蘇軍現正沿由芬蘭直到羅斯多夫、全長達千哩的戰綫上向德軍進攻。

蘇敵後游擊隊 痛擊德意侵略者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烏克蘭的蘇聯游擊隊，屢次予德意侵略者以打擊。西烏克蘭斯坦尼斯拉夫州的游擊隊炸毀敵彈藥庫兩座，燒去燃料六百噸，毀兩所煉油廠、一所抽油站和橋樑廿三座。德寇派出勁旅，被消滅七百餘。「東勒爾」游擊隊在過去幾天內，使火車四列出軌，事後掘出已死及受傷官兵四百人；同時並突入機場，毀敵機兩架。在車爾尼果夫一帶的游擊隊破壞重要幹綫鐵道橋樑兩座，又使火車兩列出軌。在波多爾斯克州，奧勒爾州，游擊隊先後毀德寇軍需車四列，所載汽油全數焚燬。基輔區的一列火車觸雷出軌，德寇死二百人、交通斷絕四十小時。現烏克蘭人民均紛紛逃入森林參加游擊隊，他們消滅德寇征募壯丁的人員，並解放被捕強迫運往德的蘇聯公民。

斯摩棱斯克城區游擊隊，殺死成千德官兵，使軍車三五〇列出軌，擊毀敵坦克一七四輛，飛機廿架、軍用車一千六百輛，炸毀橋樑一七二座，焚燬燃料數千噸，繳獲槍枝數千支。德寇雖調大批討伐隊企圖「消滅游擊隊」，但其結果，只是增多自己的傷亡而已。

羅邱會議將結束 已商定軍事計劃

據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魁北克消息，路透社報導：魁北克會議的廣泛軍事會議業告結束。據稱，對蘇聯增加租借援助和軍合攻勢行動以減輕東綫德寇實力的辦法已成立，蘇聯將轉第三次協定之修改而尋到更多供應品，協定或將於短期內在倫敦成立。另據權威方面講：已訂定的軍事決議有：一、成立計劃採取足以削弱東綫德軍防禦力的攻勢；二、加強海陸空三方面的推攻，作各處即援德軍；三、加強以人員物資援英。據白宮秘書歐利告記者：羅邱會議於二十一日休會一日，預料兩氏聯合招待記者發表聲明後，會議即結束。

又美副國務卿威爾斯二十日招待記者時說：外傳羅斯福將派特使與英國代表攜帶攻歐計劃赴蘇，和過時甚或認爲是謠言，他並未得到特別情報。威氏強調美渴望在任何時刻，用一切方法與蘇聯合作戰。另據路透社記者報導：蘇人士對英美方面寧願採取危險較小而時間較長的戰略，不願冒其種危險，立即致命打擊德寇的方針表示遺憾，並認爲此與其所負義務不合。「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建議召開國會議。

盟國海空軍 轟擊意大利南部

據新華社延安電，北非盟軍總部公報：盟機猛炸意大利南部。對那不勒斯周圍重要工業區的轟炸係由三方面進行，空戰中擊落軸心機五十架；同時在轟炸該城以北的拉里特與諾時，亦擊落二十五架，拉里特與諾爲軸心軍隊集中心，停留該地貨車即有一千輛。盟機並於二十一日夜在羅馬散發傳單。又美艦第二次砲轟意大利南部吉奧亞灣陣地，引起大火。英海軍則在那不勒斯東南一一〇哩的斯卡里亞附近海面擊沉敵輪七艘。據稱德寇已乘輪由意境撤退。

艾森豪威爾將軍於二十一日發表聲明：西島戰役是盟國海空軍優勢與地面部隊決心在任何地帶毀滅敵人的明證。又說：法國軍已在北非重行裝備改編，在爭取最後勝利階段中，必居重要地位。并爾契諾夫上校在評述西島戰役結束時稱：西島戰役證明只要正確組織和發揮足夠的部隊和武器力，盟軍可能登陸；同時也證明盟軍有此力量，而其指揮部亦有準備與執行複雜登陸戰的才能。

× ×

美加聯軍 佔領吉斯卡島

據新華社延安廿一日電，魁北克消息：羅邱兩氏今日發表聯合聲明：美加強大部隊在海軍協助下，已佔領阿留申羣島中的吉斯卡島，島上未發現敵人，因係乘霧撤退。吉斯卡佔領後，北美領區內日軍最後足跡已撤除。官方發言人強調吉斯卡的佔領，非羅邱會議結果，而是在開會前即已開始計劃的。

西南太平洋盟機再炸威克島，在空中擊落敵機卅三架，在地面擊毀敵機廿架。盟國機羣並曾出襲西里伯斯島座錫中心波米那爾。

地名介紹 吉斯卡島

吉斯卡島在阿圖島東南百五十哩，是勒特島羣中的母島，東西凡二十三哩，南北極闊，終年爲霧和潮濕氣流籠罩。

吉島位置適中，是北太平洋的前哨，島東多丘陵及岩岸，北岸險峻多港灣及岬角，有吉斯卡港，港面寬闊，能做艦隊的前進根據地，美國曾在此構築軍事設備，並築有小型機場。日寇佔領後，更把它建築爲潛艇根據地，爲日寇在北太平洋上游擊艦隊和潛艇的加油站。美軍在阿圖島登陸後，日寇更從戰鬥綫的陸上根據地和強大的軍事工事，全島亦集中從阿留申羣島其他佔領區撤退下來的寇軍萬餘人，企圖據守此阿留申羣島中僅存據點，應付美軍反攻。但在美軍海空軍猛烈轟擊下，終於倉皇撤退。

美海軍在太平洋的南、北、中三條對日作戰路綫中，以北綫最爲便捷。現北綫阿留申羣島的敵寇已全被驅逐，還不但徹底粉碎以前日寇企圖控制阿拉斯加並在北美獲得立腳點的幻想，而且使盟國對敵的海洋封鎖綫更加緊縮，便於轟炸敵國本土。

敵對國民黨誘降步驟 自動撤出浙西德清

對敵後我軍則加緊進攻

新華社延安廿日電：軍息，近日浙西（杭嘉湖）方面的日寇紛紛後撤，並放棄德清縣城，此爲正面敵寇自動撤退之又一消息。在此以前，鄂西正面有宜昌地區敵第十三師團之撤退，湘北正面有岳陽地區敵四十師團之撤退。與此正面敵寇紛紛撤退同時發生者，則爲敵寇在敵後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掃蕩」「蠶食」更加頻繁，而且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國民黨特務爲敵作倀更形猖狂。按國民黨數年來，對敵採取消極抗戰之政策，大兵百萬，從未主動向敵進攻一次。現在正面日寇紛紛撤退，却係一種對國民黨的誘降步驟，極堪注意。

意大利 禁授墨魘著作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據德國通訊社消息，意大利教育部長已下令禁止各學校以墨索里尼的著作爲課本。

一六七師一個營 向我進犯敗退

鄒縣人民向五三師發出警告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魯中訊，十八日拂曉，一六七師四九九團二營，攜迫擊砲三門，機槍兩挺，全部出動，向我新正三區六鄉上下牆村深崖溝村一帶反覆推攻數次，戰鬥頗爲激烈，但終被我邊防軍某部奮勇擊退，斃死傷十餘人，我軍已購置棺木，將其所有遺屍裝殮送還。

國民黨軍九三師在我邊區和平農村破壞生產，搶走糧食，拆毀房屋，屠殺人民，一月來已達三十餘次。鄒縣四島人民對此憤慨萬分，特於八月十五日以數千人之行列，舉行雄壯的示威運動，向五一師發出警告：如頑敵繼續施行此種暴殺人民的行爲，必將以集體力量予以殲滅的打擊。鄒縣參議會常駐會、抗聯亦於十四日召開各界座談會，抗議此種罪行。

半月國際述評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解放日報發表「半月國際述評」全文如次：

紅軍勝利展開攻勢

本月五日以來，是紅軍夏季攻勢繼續推進和勝利展開的半月。在這一期間，由奧勒爾向布利安斯克進攻之紅軍前進了一百公里，由別爾哥洛德向西及向西南進攻卡爾科夫之紅軍，亦已前進一百一十公里，若自上月中旬紅軍夏季攻勢開始時計算起，在奧勒爾至別爾哥洛德二百五十公里之綫上，紅軍全綫前進均達百公里以上，收復大小城鎮一千餘處。同時，紅軍夏季攻勢之範圍更逐漸向南北兩翼開展，北起貝利（斯摩林斯克以北），南迄衣久目，綿延八百公里的陣綫，均已捲入紅軍攻勢的浪潮中。此外，紅軍尚在列寧格勒區與古班區採取配合行動。

目前戰事最激烈之區是卡爾科夫與布利安斯克地區。卡爾科夫地區紅軍攻佔別爾哥洛德後，即以主力向西迂迴，切斷卡城通至布利安斯克羅斯拉夫以及波爾塔發之鐵路交通，同時，頓尼茲上游紅軍於十二日攻佔楚古也夫，十七日攻克什米耶夫，由東夾擊卡城，西面別爾哥洛德之紅軍則沿鐵路南下，以上各路紅軍形成對卡城地區德寇之巨大半圓包圍，德寇雖增援十萬，力圖反攻，但亦已被擊潰。目前，不僅卡城殘敵已陷入重圍，而且頓巴斯一帶德寇五十師亦進退維谷，後路受嚴重威脅，有重演斯大林格勒一役的可能。在布利安斯克區，紅軍之勝利進攻，近由東、北、東南三面包圍布城，攻克卡拉車夫以後，東路紅軍已進抵布城十一哩之處。布利安斯克爲東綫德軍中路與南路之聯結點，納粹盤踞該地已將近兩年，故日來希特勒統帥部竭力增援，企圖固守，該處或將展開一幕激烈之爭奪戰。此外，紅軍攻克伯斯德緻斯克之勝利，亦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該處紅軍一方面可以威脅布利安斯克——斯摩林斯克之鐵路，另一方面可以與貝利之紅軍相呼應，威脅斯摩林斯克之側翼。自夏季戰事開始以來，紅軍已創立了輝煌的戰果，德軍傷亡達一百萬，損失坦克七千餘輛，飛機四千六百架。納粹最近爲掩飾敗績而大肆吹噓「消耗戰」，適足以反映其損失之浩大。目前，希魔又撤換了陸軍參謀長賽特勒，正說明德寇的軍事危機是極端嚴重的。

西島戰事結束與意大利局勢

本月十七日，盟軍已將西西里島全部佔領，戰爭已告結束。該島自七月十日子夜盟軍登陸以來，經激戰六週，敵遭重大損失，現在盟軍與意大利本土僅隔寬約二哩的墨西拿海峽，西島盟軍的大砲開始轟擊意大利的「靴尖」，在意國本土登陸，隨時有實現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巴多格里奧政府仍繼續幫助德寇作戰，並且將意國中部北部之統治權交予德寇，不惜假借外力壓迫民衆。巴多格里奧的全部反動政策，已爲全意人民所洞悉，其「掩蓋性的法西斯」本質已經原形畢露，因此，最近意國北部中部各處人民不斷進行示威，表示反抗。本月五日羅馬人民接連兩次大示威，十二日米蘭八萬羣衆大遊行，至十七日，意大利更有六大城市——羅馬、都靈、米蘭、熱那亞、那不勒斯及佛羅倫薩同時爆發偉大的和平示威運動，人民高呼「打倒巴多格里奧」，要求「立即停止戰爭」，組織「眞正的國民政府」。「自由米蘭」電台更號召軍隊人民組織聯軍，爲肅清法西斯，爲和平自由而戰，羣衆革命運動正普及意大利全境。不僅如此，在巴多格里奧政府內部，亦有大批重要官吏公開反對「新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反對派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長。

意大利的廣大民衆怒吼起來了，反動政府顯已無力控制局勢，一個偉大的人民革命正在意大利醞釀中。

（未完待續）

請重慶看羅馬（上接第一版）

我們不步趨於蔣介石先生所主演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政變，性質上已經是法西斯的政變！也不去說在蔣介石先生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領導成立的CC，已經不是什麼「忠實革命同志會」，而是進行特務工作，消滅異己勢力，促成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反革命同志會；這些老賬我們姑且放在一邊，我們只問：一九三一年以後，在全中國團結禦侮期間，「勢燄熏天」的法西斯運動，你們究竟作何解釋呢？既然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乃是「禍魁」，法西斯主義是「非人的學說」，是以使中國「亡國滅種」，你們為什麼又要去歌頌他們，歌頌之不足，又要派大批的「忠實革命同志」，連蔣先生自己的公子在內，到他們那裏去學習，學徒之不足，又要從他們那裏請來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法肯豪森、總顧問布隆堡，以及其他大批的顧問、教官、顧問，來親自傳授呢？你們難道不是甘心做「盜魁」的嘍囉，做「非人的學徒」，難怪中國不能「亡國滅種」，倒底是什麼呢？這不是宣傳「盜魁」們「亡國滅種」的「非人學說」，你們開辦多少訓練班，出過多少書報，造過多少青年，屠殺過多少不投降「盜魁」，不願「亡國滅種」、不信「非人學說」的同胞？這些人證物證俱在的賬，你們如何混得過呢？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的另一個法西斯組織復興社，後來它是「附偽於此內憂外患危急之秋，如欲救法謀國家的統一，由安內攘外的實效，切收政治上獨裁的要求，乃較之任何國家更為迫切，因此在領袖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本團體的創立」、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裏曾痛罵「以『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蔑，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的反動派。看吧，這個反動派究竟是誰呢？這個「政治上獨裁」的「偉大的決心」的、像皇帝一樣頭上留了空白的「領袖」，豈不就是你蔣介石先生自己麼？復興社因為不滿意CC，就說為國民黨已經「腐化散漫」，「破碎無餘」，「必須從新來一番革命，因此也就一定要個新興的革命組織」，又說為「中國第一次革命，已經失敗了，現在的時期，比較第一次革命前的時期還要艱難，自然是須要再來一次比第一次革命更偉大的蓬蓬勃勃的鐵血革命——舊制度的破壞，新制度的建設」（這一段原文旁邊都加了密圈），也就是說「借法西斯蒂以救國，還國民黨之屍」。「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書說得更直捷了當：「中國國民黨……在組織和行動方面，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便是吸取法西斯蒂的技術，發揚法西斯蒂的精神，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而CC丁默村的「社會新聞」，則從正面立論：「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上或它的歷史上，我們都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衝突的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表示了法西斯蒂的精神」。CC和復興社在行動上的衝突更多，雖復興社自稱：「我們團體成立後，在領袖領導下的其他的組織，因為嫉妒的關係，也不惜與我們為難，……如像他們要想推翻特務工作而翻倒我們特務工作的態度，他們要想包辦黨干事黨運動，而排斥我們做黨干事工作的同志……」，但是團與黨的摩擦與衝突，他們不是都一致承認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承認蔣介石先生是中國的墨索里尼麼？陳立夫在其編著的「墨索里尼傳」說：「我們確需要一個和墨索里尼同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也早已出現了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所謂「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不是蔣介石先生又是誰呢？鄧文儀的「領袖言行」比這更進一步：「或曰領袖與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為世界之偉大人物，然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墨氏統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豐功偉績，實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擬者。」這就是說，蔣先生「不特非國民黨人」的「豐功偉烈」，比希墨二氏還要厲害了。蔣先生自己如果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家」，為什麼你的最「忠勤」的信徒也要「污辱與侮蔑」你，硬要使你和世界著名的反革命「盜魁」並列呢？這些賬也都是人證物證俱在，又如何混得過呢？

你們或者說：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抗戰以前的事了，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CC復興社，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蔣介石先生下令解散後就已經取消了。所以現在的國民黨與法西斯主義已經「斷絕」了。但這些鬼話，竟究有誰相信呢？誰不知道，蔣先生解散CC復興社的成績，和法年前取消一樣，只是使CC復興社的派別更加紛歧錯雜呢？誰不知道，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宣傳，在抗戰以後比抗戰以前的規模更大了呢？誰不知道，在對德意宣戰以後，還把希特勒、墨索里尼與羅、邱、斯同蔣並為六大領袖的，正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中央周刊呢？誰不知道，今年三月蔣介石先生著的「中國之命運」的出版，正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比抗戰以前更公開化合法化的鐵證呢？究竟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按照季米特洛夫的定義，這就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今天的國民黨統治，不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又是什麼呢？你們不承認季米特洛夫的定義嗎？好吧，找你們自己的定義好吧。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廣播的別動隊有一位從意大利受訓回來的總隊附，曾大講其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蒂的……口號的是如下的幾個原則」、「我們只有國家，沒有其他。」、「我們只有實行，沒有議論」、「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我們的精神是組織、本分、紀律」……至於法西斯蒂主義的內容，分析言之約有十大特徵：（1）極端的國家主義。（2）反對共產主義。（3）對於政治的主張，否定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主張獨裁；國家之絕對的從屬，趨向於專制的政治，否認自然的權利。（4）對於經濟的主張，否定社會主義，確認私有資本與私產主義。（5）對於文化的主張，偏向於復古的，排外的。（6）對於社會的主張，否認階級鬥爭，承認各階級合作。」這位總隊附確是把握了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可見墨索里尼在中國確是有了他的別動隊。但是試問蔣著「中國之命運」與這裏所舉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特性，又有哪一條哪一點不相符呢？如果「中國之命運」對於作者的地位，對於專政獨裁，有些吞吞吐吐、裝腔作勢的話，那麼，中央週刊最近所特別推崇的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一篇「古今中外立法制度的比較」，就痛快得多了。這篇文章在詳細介紹了意大利、奧地利的法西斯制度，和愛漠的皇帝制度之後，公開提出「（一）民族加強黨專政。……現在中國雖已由國民黨專政，但「專」的成分不夠，應該加強它的「專政」力量。（二）絕對的領袖制度。……近代政治由法治又歸於人治，以然，而實際在我們的前面……必須全國擁戴一個絕對的領袖。（三）一黨專政的議會制度。……」又如「民族文化」上的「三民主義政治制度」，其擁護獨裁專政，更是不要臉了，甚至說什麼「非實行『獨裁』並不是法西斯所有物」，「國民黨之不必開放政權，至為明顯」！「開放政權，開闢門戶，自取滅亡」！天哪！這大約不是「反動派」為企圖「毀滅」「國家統一大業」而加上的「污辱與侮蔑」了吧！天哪！這一切不是法西斯所「有物」又是什麼呢？中國的法西斯化正在一步一步深刻，抗戰團結都陷於危機，人民已經透不過氣來。這一切人證物證俱在的賬，都是混不過的，你們還想企圖抵賴嗎？

你們或者又說，你們只是「參考」了法西斯主義的「優點」，並沒有失掉你們自己的特殊性，你們還是信仰三民主義的。是的，復興社在「團體的主義、組織與領袖」裏，確是說過：「同樣的法西斯主義，在意表現為民族的法西斯主義，在德表現為種族的法西斯主義，在日本則表現為軍閥的法西斯主義」，所以才可以以「按照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就「忽視中國固有的環境」。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刊物「政治評論」，也是了這一段話：「中國的獨裁政治，並不是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義，也不是德意志式的法西斯主義，乃是根據中國歷史的特性而成立的武力和知識份子相結合的法西斯主義。」中國的知識份子，確有在手槍和拳頭的威脅而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的，但是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特性」卻不在這裏，而在其「表現為」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還與意大利、德國、日本確是不相同的。但是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又有什麼相同之點呢？法西斯理論家因此又提出一個公式：「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更不能放棄黨的組織，而是要加強更有力的黨的組織來執行三民主義。今後的中國革命便是要：三民主義十法西斯蒂。」原來如此！誠如蔣介石先生所說：「中國國民黨改組時期，總理的指示側重在研求方法，實踐力行，然而我們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時制宜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由此可知：革命的行動不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動亦可以改進革命的方法。所以說三民主義是不變的，而實行主義的方法不是不可變的。」蔣先生把一句話說了三遍，無非是說，三民主義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孫中山有孫中山的方法，汪精衛有汪精衛的方法，蔣介石有蔣介石的方法！「然而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是不變的」。是末，我們也就不談「方法」，只談那個「不變」的主義吧。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裏說：「現在世界的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的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將民權的好處也要反對。……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民權不可。……如果反抗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怎麼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要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惜乎尚有頑固不化之人，此亦實無可如何。……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一來到處都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就沒有止境」。孫先生的這一段沉痛的話，今天看來，句句都像是指着蔣先生說的。但是蔣先生總要回敬說了：「自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了盧梭「天賦人權」的言論，便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一樣，要爭「自由」……世界上最放縱恣肆的人，要算「吉普賽」人了。大家知道「吉普賽」人的自由，不過是放，不過是流浪。……我們怎樣可以自比於「吉普賽」？」為了便於「參考」，試引墨索里尼的一段標本的「非人的學說」：「如果十九世紀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紀，則二十世紀是威權的世紀，法西斯主義的世紀。」蔣先生與墨先生都一致反對十八九世紀，但是孫中山先生所稱為有「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的盧梭，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所本的提倡「民有民治民享」的林肯，豈不正是十八九世紀民主主義的代表者麼？蔣先生的話，不是句句背叛了和辱罵了盧梭、林肯的擁護者孫中山，句句跟着墨索里尼的屁股跑麼？「然而我們要知道」：蔣先生乃是孫中山的「唯一繼承者」，「唯一忠實信徒」。既然如此，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乃至南京的漢奸，都自稱為「信仰三民主義」，還有什麼奇怪呢？我們所奇怪的，就是蔣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孫中山逝世一週年，還沒有成為「唯一繼承者」的時候，寫過一篇反對右派反共反民主份子曲解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文章，說他們「若以此籌辦紀念總理，總理地下有知，當在九原中日哭」，說他們「總理建國之不肖徒也，吾儕當鳴鼓而攻之」，今天的蔣先生，為什麼不怕「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原一日哭」呢？

國民黨當局諸君啊！歷史的賬，愈算只有愈使人心痛了。我們在「不得不認痛的一述」之餘，不免又想起中央社的話來。中央社承認墨索里尼是「無法無天」的「盜魁」，他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理論是「非人的學說」，蔣介石先生承認：實行這個學說「便有亡國滅種之憂」，再說一遍，我們對於你們的這個進步，還是很歡迎的。時至今日，你們還忍心使蔣介石先生做「傀儡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麼？你們還忍心使三民主義成為「非人的學說」的尊名麼？你們還忍心使國民黨員「亡國滅種」的大罪，終於「不能逃避歷史的審判」麼？意大利的劇變還不滿一個月，它的發展還還沒有完結。無論如何，墨索里尼、希特勒、東條這一家「盜魁」，遲早是「不能逃避」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愛國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類的裁判，這是一定的。中國法西斯主義者，雖然他們的國內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也已經受到嚴重不滿，但是他們現在還來得及改弦易轍。他們在國內還有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可以做朋友（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在國際上有英美蘇做盟友，雖然他們總是對不起這些盟友，但是只要盟友的關係存在一天，這些盟友就還可以幫助他們改弦易轍。中央社說：「不合理者不存在」，在反法西斯戰爭當面，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是最不合理的，當然最不應該存在。我們希望國民黨人的希望，就是國民黨當局鑒於意大利的覆車之戒，從此得出教訓，自動解散一切法西斯的組織，解散CC、復興各派反共、殺人民、反民族、反革命的法西斯特務機關，解散一切特務的訓練班，勞動營和各種公開的秘密的政治監獄，查禁一切崇拜墨索里尼、希特勒，鼓吹法西斯獨裁，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反動言論，取締「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所謂「取消邊區」「解散共產黨」的反動宣傳，收回「中國之命運」，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民主主義，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明白了：只有這樣，才能夠從新團結全國，準備反攻，爭取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幻想，都是幻滅。